

读城

东王校店纪事

高海涛

东光茧城遗址往西，横跨南吴路，东王校店村有十几亩地，叫“臧家炕”。很早以前，臧氏在那里居住、开铁匠铺，打兵器、钉马掌、制农具。一个人站在“臧家炕”，会以为站在荒古的时间里。

清代时，子牙河一个弯里，献县臧桥村所在地，相当繁华。一天，东光臧氏串乡打铁，来到此地。摆渡不但多要钱，还羞辱打铁的营生。一气之下，臧氏决定驻留打铁，挣了钱，修一座桥，让摆渡失业。乾隆《献县志》记载，臧桥初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东王校店村东，没有冰处的沙河水里，上百只野鸭戏水。尽管河南坡还有积雪，仔细看，北坡干草丛中，却有了春草的绿意。东王校店，村风好、家风正，是东光两个省级文明村之一。许多村民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还在一起吃饭。在外面创业的多，都知道反哺村里。有的出资设立奖学金；有的连续13年给60岁以上老人买春节礼物；有的请来县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为村民送“福”，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献“寿”。

茧城遗址就在东王校店的地里，虽成了耕地，但那个地方，明显高出其他地半米。这是汉高帝四年（前203年）建县时的县城。称茧城，是总章二年（669年）的事，纪王李靖三女儿楚媛被封东光县主后，教民植桑养蚕20年。一

非虚构

好人王文强

韩 雪

经常去人和镇，总听到“兵支书”胡宗权念叨起他的战友，王文强怎么怎么啦。便记住了这个“兵支书”的名字。

人和镇是一个典型的运河小村，是著名美食流河火锅鸡的发源地，也是农村新型养老模式孝老食堂的发源地。

胡宗权就是这个村的当家人，这些年，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村民志愿服务等方面做得风生水起，深得各级领导以及村民的由衷称赞。可是，在多个场合，胡宗权一脸认真地谈，其实，王文强做得可比我做的好多了，在他的村子，他做了好多的事情，也有很多金点子……似乎看出我有些不太相信，说有机会，你可以结识一下。

一天，胡宗权专门告诉我，王文强回青县了，要不要见个面？

于是，在人和镇“快乐老头”工作室，有了我和王文强的第一次见面，奇怪，双方没有一丝陌生感。我是因为胡宗权的再三介绍，而他缘于在公众号读过我不少文章，都是关于人和镇那些历史文化的文字。刚刚落座，他便侃侃而谈，关于乡村振兴，关于文化赋能，关于火锅鸡的发展等。

健谈、热情、爽朗、有想法，这是王文强给我的第一印象。

王文强来人和镇，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村建了孝老食堂后，每次来都要捐款。这次回家，主要是参加青县电视台关于道德模范的一个节目录制，今年他当选了第15届道德模范。我因为承担为颁奖盛典撰写致敬词的缘故，得以粗略了解到一些他的感人事迹——

他在石家庄创业发展并组建了家庭，虽然人不常在家，但对于生养自己的热土，一直念兹在兹。他经常在石家庄和老家之间穿梭，不知多少次自掏腰包，改善村居环境；对于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群、贫困户，慷慨解囊，带头捐款……这些年个人捐款30余万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文强在路边上看见了一辆无偿献血车，从此好上了瘾，一年两次献血，雷打不动，已经连续无偿献血50余次，累计献血总量高达18000毫升。

但是，我心里渐渐地浮起一个问号，何以一个人人称道的“兵支书”变成了“兵委员”了呢？

1月15日，青县第15届道

时，东光由于盛产蚕茧和丝织品，远近闻名。楚媛死后，东光人给她立了碑，故城称“茧城”。尽管唐末城治搬迁新址，可新城仍称“茧城”。

王校店最大特点是坑塘多，东西王校店加起来有9个。《汉书·沟洫志》：“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师古曰：“胡苏在东光。”王莽在胡苏故道挖了宣惠河。沙河在吴桥鬲津河分出，与宣惠河一路往北并行，至于桥乡双柳树北，流入宣惠河。据辛德勇所著《简明黄河史》：战国中期到西汉末年黄河下游河道，流速减弱，成为宽槽河道，所筑堤防，一般都在距离河槽十二三公里，黄河大溜能够在堤内左右游荡。河槽两旁、大堤之内，往往会淤出大片肥沃的滩地。天长日久，人们在滩上垦殖居住，形成聚落村邑。不难推断，宣惠河与沙河之间的东西王校店，正是胡苏淤出的滩地。

朝代更替，故城成了一堆瓦砾，但没有让“臧家炕”变得苍老，而是让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臧氏仍旧在官道旁打铁、居住。“燕王扫北”，杀机重重，只因会打兵器，“臧家炕”仍没有被消灭。犹如一块铁，只有淬火锻打，才能历久弥坚。

《王氏家乘序》记载，永乐二年

（1404年）太始祖母白老太太君，由山东即墨率三子，迁移至东光。分别居王校店、后花园屯、安达村。

王校店村名来历，有一个传说。王小二在官道边开了一家客栈，每年接待许多进京赶考的举人。一天，来了两位山东举人，一位病倒在客栈。两人的盘缠很快花光，王小二拿出盘缠，让另一位进京赶考，一位继续养病。多年后，得病的举人高中功名，写了一块“王校店”的牌匾送来。一时，互助精神传遍了四邻八乡。都管“臧家炕”叫起了王校店。

渐渐地，人们从官道边搬到滩地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集市。有盐店、东醋铺、西醋铺、元宝堂、油坊、馒头坊、娘娘店等。山陕商人不但带来了钱庄、酿造业，也带来了他们用于业务联络、应酬的秦腔。后来，王校店成立了河北梆子剧团，把秦腔与观州锣鼓融合在一起。很快，梆子剧团就唱出了名。还出了很多名角，像武生王萧然、须生“一口红”、青衣“小蜜蜂”。

王萧然瘦小身材，七辈单传，给盐店东家当长工。东家贪上了官司，花钱买通官府。王萧然替东家，去南皮坐了三年大狱。与王萧然关在一起的，是个杀富济贫的江洋大盗。王萧然的德行，符合江洋大盗的传武道德，江洋大盗问斩前，把所有的功夫教给了王萧然。

出狱后，东家给了王萧然田地房产，不再当长工，赶集卖纺线棉条为生。头一次赶南皮集，去晚了，寻来寻去，只有一个大门口空着。摆好摊，发现周围商贩，都

用异样眼光看他。没来得及问原因，大门就开了，走出一个气势汹汹的护院，边朝王萧然走，边说：“你不知道门前禁止摆摊吗？”话音未落，伸手就要扬棉条。王萧然顺势一闪，护院就趴在了地上。围观者傻了，如此瘦小的人，怎敢惹“张家五虎”？没想到，三下五除二，王萧然就把“五虎”收拾了。“五虎”爹出来，一看王萧然的功夫了得，请进家，好吃好喝好对待。以后，门前就成了他摆摊专用，卖不完的棉条，张家照单全收。一来二去，“五虎”拜王萧然为师。“五虎”与土楼孙家娘儿俩，有冲突，吃过亏。王萧然伤了娘儿俩后，才知道，理儿在孙家那边。“五虎”爹只是利用王萧然，向孙家寻仇而已。为此，王萧然断绝了“五虎”师徒关系，封了“追魂枪”。

少林寺一武僧突然来访，要比武。王萧然紧闭大门，武僧剑插在王萧然门外，独立剑柄之上，不比武不下剑。王萧然实在看不过去了，叼着一个大烟袋，开了门，特大号的铜锅里，烟丝忽明忽灭之间，少林僧已服输而去。

东王校店不但是“戏窝子”，还是冰糖葫芦窝子、打铁窝子。四里八乡的茶楼、戏院、大街小巷卖冰糖葫芦的，十有八九是王校店的。说起冰糖葫芦，东王校店流传着一个笑话。清朝年间，有一个风水先生押宝，王校店将来出大官。用一块红布，盖在一只篮子上，让村里人端着围村子转三圈儿。路上，看到红布下动弹，好奇地揭开，一对白鸽飞了出去。于是，东



憩（工笔画） 刘树允 作

评论

仁者无敌——长篇小说《把势》赏析

杨新城

最近，《小说选刊·增刊》推出一部长篇小说《把势》，是沧州作家王长松所著。

“把势”一词是指武术的架势，也是武艺。王长松这部长篇小说里写了一群当代的习武之人。虽然都是武林同道，但由于三观不同，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陈志清生活在武风至盛的京杭大运河畔的瓊头城，醉心武学，始终遵循“未曾习武先习德”的理念，在追求武术真谛的过程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在错综复杂的现代商品社会中，始终胸有朝阳，正义在心，高超武艺在身，进退有序，出拳有力，先后战胜了同门的嫉妒，流氓混混的挑衅，圈内的争名夺利，国外反动势力盗宝拐骗妇女的阴谋，贪腐分子设置的圈套。蛟龙出海凌空飞步，猛虎下山拳打四方，帮助警方破除了大案、要案，让瓊头城的武术界回到了清清爽朗的世界。

纵观这部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还原了武术的真实，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神秘。不像我们以往读过的武侠小说描写的那样：风凄凄，影摇摇，阴石曳光，怪鸟长鸣，一路行来天色晚，又见得月上东山。古刹前，林木森森，几个黑衣蒙面人荒郊野外，打架斗殴，一面目狰狞的老者一掌推出，一白衣少年跌入万丈深渊，或进入了一个山洞，一怪老人把其收为徒弟，三年之后重出江湖，快意恩仇；或挂在一棵树上，发现草丛中有一猛兽守着一棵仙草，赶走了猛兽，少年吃了之后，不仅治好了伤痛，功力还增加了几十倍。

而《把势》的开头是描写了大运河的早晨。晨曦中，绿树鲜花环绕的堤岸上，习武健身的人群随处可见，三三两两地做着遛腿、下腰、伸筋热身运动，小树林里，中正安舒的太极拳，刚猛暴烈的八卦拳，密不透风的

劈挂掌，放长击远的通臂拳、疯魔棍，岳家枪虎虎生风，与不远处拿着小收音机逗弯儿的老人，跳着广场舞的大妈，背英语单词的小学生相映成趣，勾勒出了一幅改革开放新时期安祥和而又生机勃勃的图画。这时，主人公陈志清出场，练了一套博采众家之长的拳法后，对着徒弟们讲起了对阵起手三遍礼，第一手敬长辈师父，第二手敬同门朋友，第三手敬对手敌人。把武德，即以仁义为准则的修习武术之人的言行举止操守准则描写跃然纸上，道出了武术文化内涵的精髓。

其次，矛盾设置跌宕起伏。一部小说通常要用这样几种方式吸引读者，让你进入一种战栗或新奇的感觉中，或呈现一个谜团，或让你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或披露别人的生活，或让你对生活有另一种认识。它的设计可以让你哭、让你笑、让你开心得气喘吁吁，把你带进一个完全逼真的世界，让你体验所有的感觉。

《把势》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构思无疑是成功的，从在河边练拳传艺到碰见心怀鬼胎想争夺市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徒弟谢超然，到师傅张任偏听偏信做出糊涂事打击陈志清；从谢超然与贪官暗通款曲，到勾结黑社会诡计连环；从陈志清大义凛然，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唯硬不破的精妙招数把外国黑拳手马克打倒在地，到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贩卖人口的大案要案；江湖风波一浪高过一浪，黑风妖雾盘旋作怪，武术正气利剑高悬，见招，接招，破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打出了一个清清平平的世界。情节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读来引人入胜。

第三，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形象思维。

王校店的72把黄罗伞，变成了72杆冰糖葫芦草靶子。

一条胡同深处，传来机械锻铁的声音。1962年，贫穷的生产队搞副业，发展集体经济，首先想到的是烘炉。4个大队联合，集结起打铁的手艺人，又在章丘请来两个师傅，盘了十盘炉。一盘五人：两个大锤、一个师傅、一个拉风箱、一个套螺丝。给天津铁路局打螺丝、给济南打拖拉机配件、给东光土产打农具等，一千十多年。

村委会前的锣鼓队，在为送“福”献“寿”的书法家助兴。村委会东面的房子，曾作过日本人的据点。东王校店人积极参军抗战，朱连成是115师老六团机枪班班长，机智勇敢；王魁超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王志广参加过解放战争；王云川是村里第一个八路；王品圣，外号“硬石头”，被日军灌满辣椒水，再用杠子压出来，吊在房梁上，折腾了三天三夜，还是不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敌人的炮弹专朝汽车的灯光炸，王安臣就倒着开车；还有郭红军、王春树……

一个坑塘边，一座院落里，有一棵挺拔的银杏树，直入蓝天。主人说，它有40多年树龄了。锣鼓停了下来，送“福”献“寿”活动接近尾声。村委会大院里，书法家正与村里的老党员、村民代表们手捧福字，合影留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洪杰站在最后排，前排的一个高个子正好挡着他的脸，但是他的精气神还是留在了合影上。

古老的东王校店精神，定格在新时代的东王校店里。

新大运河散文

梦醒运河

韩书运



作者简介：韩书运，献县人，在《中国青年报》《沧州日报》等发表散文数十篇。

初识运河是1975年早春。去沧州北货场托运货物，误了返程车。当时，除了返程车票钱，没有吃饭住宿的钱，只好在候车室过夜。

趁天还早，随便走走，竟到了运河边。很像家乡的那条子牙河，浅浅的河水刚刚解冻，河坡上杂草还没有发芽，只有河堤上的柳梢泛着鹅黄。夕阳西下，运河两岸袅袅炊烟，下班的人各自徒步回家，很少有人骑自行车，鸡鸣犬吠，牲畜归栏，和农村景象没什么两样。春寒料峭，饥肠辘辘，心境有些苍凉。

汽车站很简陋，除去售票窗口大声喊话，就是乱纷纷的旅客，连休息的椅子都没有。无奈，只有寻一处避风墙角过夜了。

刚刚依墙而坐，昏暗的灯光下，两个带袖标的人清场，腔调生硬，刻不容缓。有好心人指点，不远处的火车站可以过夜。火车站虽也很脏乱，但有椅子，条件比汽车站好些。本想安生休息，那是痴心妄想，一会儿被警察摇醒询问，一会儿又被乞丐唤醒，候车室的喇叭先刺耳尖叫然后喊话，没有片刻安宁。

5年后，我被分配到沧州市。工作和住宿在运河边的正泰茶庄。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运河堤。树木茂盛，杨树、柳树、白蜡树和国槐投下浓荫，堤坡上满是野生花草。听着啾啾鸟鸣，吸吮草木芬芳，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与美好，领略运河两岸四季风光。特别是早晨，散步遛弯儿的、提笼遛鸟的、跑步的、练太极的、练声吊嗓子的，让运河充满活力。

不管你起多早、回多晚，总能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在河圈劳作，看样子都有70多岁，但身体硬朗。种粮、种菜、割草、接树叶。冬天拾煤渣，捡废品，有时也赶着驴车拉大粪。似乎，他们是不吃饭、不喝水、不知疲倦的人。

一次，晨练时把衣服挂在树杈上，走时忘了拿。回去找时，已无影无踪。衣服里有我准备向食堂交的一个月粮票和伙食费，我想肯定是泥牛入海了。那个年代，捡到一双破手套都要洗洗再用。第二天早晨，老远就看见老太太在树下，拿着我的衣服。见面后还唠叨说我粗心大意，这么多钱和粮票，若被别人捡到就找不回来了。看着每天风吹日晒、头发花白、骨瘦嶙峋、面色黝黑的老太太，我肃然起敬。

夕阳西下，老太太做饭，老头收拾完活计，坐在河坡上抽几袋旱烟，耳边就会想起如泣如诉的纤夫号子声。这条运河他不知走了多少趟，都说运河流淌着黄金，而纤夫总是在逆风逆水中挣命。每当沿河风鼓动船帆，波浪啃噬船舷，号子喊起，那是抗争，是呐喊。一张张脸紧绷，经水汽熏蒸，太阳烤炙胳膊、脊背上发着乌光，一双磨炼成铁脚踩在石子瓦砾上全然不知，弓着腰背又要努力向前伸直，如果前方有可以借力的苇草和荆条，即使勒破手也不能松开。若遇激流险滩，命悬一线，那纤夫号子就是鬼门关前撕裂心灵的呼唤。运河已经断流，再无纤夫行当，额头却刻画着一道道深深纤痕。那一场场历险，一条条被吞噬的生命，总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那对老夫妇对运河有依恋和感恩之情，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秉性。生活重担没有压垮，反而孕育了他们的乐观与坚韧。运河在变，城市在变，老村落、老街巷、老房子被城市更新脚步淹没。他们世代居住的张家坟已经建成沿河百狮园，紧连着南川古渡口，河中清波激滟画舫游船，南川楼、朗吟楼雄伟伟岸，将靓丽的身姿倒映河水中，南川仿古街，已是繁华地、不夜城。两位老人若活到现在应该120多岁了，想必早已安眠地下，即使健在，也无法找回那款乃浆声，浓浓乡愁。

夜幕降临，天际还留恋着丝丝云霞，运河被若隐若现的雾气笼罩，缓缓的河水愈发神秘而恬静，在城市的夜色中梦萦着千年流淌历程。

千里长河，千年流泻。孕育着江南灵秀，中原敦厚，北方粗犷，积淀着厚重文化底蕴。官府、庙宇、酒肆、集市、民居沿河而起，铺展开来。创造文明和守护文明的路程又像极了运河，弯弯曲曲，急流险滩，一次次被毁，一次次复兴。

枕运河而眠的古城沧州，已被激流唤醒。曾经跋山涉水去寻找远方的绮丽风景，蓦然回首已在灯火阑珊处，身边就是触手可及的美丽。城市建成大花园，行走坐卧花园中。原来留恋过的运河堤，已是绿树参天、花影满地的堤顶路。整座城市被高速公路缠绕，又被高铁牵动。开发区风华正茂，高新区欣欣向荣。体育馆、图书馆、学校、商场、公园、广场微笑着为你服务。汗水滋养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将历史重托，时代呼唤、飞翔梦想，变为极为灿烂的现实。

天道即公道。不会无端亏欠与厚待。走过筌路蓝缕路，书写功名就志。运河梦醒，梦醒运河，空间延续，时间流淌。水悠悠，船悠悠，清风明月又沧州。